

清晰的脉络 壮美的征程

——历届鲁迅文学奖部分获奖报告文学作品中的国家民族叙事

■刘翠霞

现象识器

日前,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征集工作正式启动。新评选标准锚定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,秉持大文学观,旨在奖励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。这一导向,与历届鲁迅文学奖评选要求一脉相承,也是新时代文学扎根时代、扎根人民的必然选择。回望历届鲁迅文学奖,报告文学始终是获奖方阵中一抹耀眼的亮色。这些作品着眼于历史与现实,以深刻而生动的文学书写,折射出强国强军的壮阔历程。

——编者

鲁迅文学奖前八届获奖作品跨越数十载,题材广博,意蕴深厚,始终坚守同一创作初心:让人物命运成为国家民族叙事的具象载体,让宏大叙事通过鲜活个体体验变得可感可触、可歌可泣。结合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新要求回望,其沉淀而成的历史、和平、强国强军三大书写脉络,清晰勾勒出报告文学的传承与创新之路,也为当下及未来创作提供了启示与借鉴。

历史叙事中的英雄担当

从红军长征的万水千山,到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,从解放战争的摧枯拉朽,到抗美援朝的浴血奋战,无数军人以生命赴使命、用热血护山河。历届鲁迅文学奖部分获奖报告文学作品的历史书写,以普通战士、基层指挥员、历史亲历者的个人命运为锚点,让我们在个体的牺牲与坚守中,触摸到民族脊梁的滚烫温度,感受到民族精神的磅礴力量。

作为第二届、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,军旅作家王树增的创作,以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的深度交融为鲜明特色。《远东朝鲜战争》(第二届鲁迅文学奖)以全景式视野再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壮阔历程,始终将叙事重心落于普通官兵的生命体验之中:年轻战士在长津湖的冰雪中以冻土充饥,仍义无反顾发起冲锋;前线指挥员先士卒、浴血坚守;牺牲官兵遗物中写下的“我爱我的祖国,我爱我的家人”,朴素直白的文字承载着深沉炽热的家国情怀……这些直击人心的细节,让保家卫国的宏大主题落地生根、真切可感,也深刻揭示出英雄的本质:他们并非天生超凡,而是心怀青春眷恋却甘愿为国家与民族挺身而出的普通人。王树增的《长征》(第四届鲁迅文学奖)将历史叙事中的个体担当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作品聚焦官兵与沿途百姓的命运与心灵,以一个鲜活生命的抉择与坚守,诠释出绝境之中“永不言败”的长征精神。书中很多对战役的刻画,将这份信仰具象化。在阵地上,十六七岁的新兵脸上还带着稚气,手心汗水浸湿枪托,身边的班长轻声勉励:“守住阵地,就是守住希望,守住百姓的好日子。”无数普通人以生命践行信仰,让长征成为一条由理想铺就的光辉征程。长征精神也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,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底色。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抒怀的那样,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官兵无不向往着没有



苦难的光明生活,这份朴素而炽热的向往,让他们不畏艰险、前赴后继,而他们牺牲时大都无比年轻,更令人心生敬仰与痛惜。

此外,《血肉长城——日军侵华暴行备忘录》(金辉著,第一届鲁迅文学奖)以普通百姓与士兵的受难和抗争为切入点,直面战争残酷与民族苦难,笔端饱含血泪、叩问人心,在历史纪实中注入深沉的人性反思;《东方大审判——审判侵华日军战犯纪实》(郭晓晔著,第一届鲁迅文学奖)以审判官亲历、证人血泪证词与个体记忆为主线,忠实还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史实,以铿锵笔墨守护民族正义、铭刻历史真相;《解放大西南》(彭荆风著,第五届鲁迅文学奖)在百万大军纵横西南的宏大战役中,作者既深入刻画了刘伯承、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军事家的远见卓识,也细腻展现了基层指战员不畏艰险、智勇双全的精神风貌,让铁血征程充满生命温度;《红船启航》(丁晓平著,第八届鲁迅文学奖)追溯党和人民军队的红色源头,以早期革命者的个人理想为线索,书写中共一大召开的艰难历程。这些作品均以鲜活个体为历史支点,将民族解放的壮阔历程具象为个体的担当与坚守,让宏大历史化作刻入骨血、融入灵魂的共同记忆,成为激励后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。

和平岁月中的平凡坚守

和平年代的军旅书写,是历届鲁迅文学奖部分获奖报告文学作品的重要维度。这些作品将目光投向戈壁深处的国防科研工作者、偏远哨所的戍边战士、对党忠诚的老兵本色,书写他们在平凡岗位上的无私奉献,生动诠释了和

平年代军人的价值追求与初心使命。

《大国长剑》(徐剑著,第一届鲁迅文学奖)作为全景展现战略导弹部队风采的报告文学,生动刻画了国防科研工作者的隐性埋名、扎根戈壁荒漠的奉献精神。他们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,将青春与热血奉献给国防事业。与此同时,导弹部队官兵在艰苦环境中苦练精兵、坚守使命,以过硬本领筑牢国家战略安全屏障,让大国重器巍然屹立。无数个体的不懈奋斗,共同托举起国防实力的跨越式提升。《用胸膛行走西藏》(党益民著,第四届鲁迅文学奖)是对常年驻守雪域高原、为维护西藏交通线付出巨大牺牲的武警交通部队官兵的深情礼赞。作者数十次穿越西藏高原,以真切体验与真挚笔触,记录下官兵在生命禁区无怨无悔的坚守。书中一位驻守唐古拉山口老兵,望着脚下的公路,说出了令许多人动容的话:“我们在这里修路,修的不只是一条路,是西藏的希望,是百姓的盼头。哪怕冻掉手脚,哪怕埋骨高原,只要能让后来人走得安稳,我们的牺牲就值!”

《没有掌声的征途》(江宛柳著,第一届鲁迅文学奖)中,以陆军某坦克旅官兵为代表的普通军人,在平凡的岗位上攻坚克难,始终坚持以实战标准严格训练。他们甘于平凡、默默坚守的奉献精神,成为和平年代军旅价值动人的注脚。《张富清传》(钟法权著,第八届鲁迅文学奖)走近战斗英雄张富清。战争年代,他在枪林弹雨中英勇善战,立下赫赫战功;和平年代,他主动放弃优渥待遇,扎根偏远山区深藏功名,穿着粗布衣服、住着简陋房屋,用工资资助贫困学生、修建乡村道路。当有人问起

走向精神的高地

■张应翔

爱情。看着视频里三个月大的儿子,他自豪而幸福地说妻子“崇敬军人”。王雁翔的笔触平静,波澜不惊,但字里行间涌动一种沉静的力量。他不刻意拔高,而是让细节说话。在《担杆岛上》中,我们看到了一级上士杨鹏16年的时光。他曾在新兵连的迷茫中躲在被窝里抹泪,在父母的20多封信和连队的温暖中,学会了“不讲条件,不怕困难,不懈奋斗,不断超越”。他帮战士圆梦,在一畦畦菜地种下渴望。当幼儿园老师与他视频连线,5岁的儿子在视频里喊一声“那是我爸爸”就放声大哭时,杨鹏转身泪流满面。现场的战士和视频那边的老师眼里也噙满泪水。作者没有回避这些泪水,因为正是无数这样的坚韧,浇铸出祖国最坚固的钢铁长城。也正是他和战友们的坚守,才有了海岛上簇簇一朵朵在安静祥和里恣意怒放太阳花、凤凰花、首冠藤花……那些纯净、艳丽的花朵,是他们幸福的笑脸,也是生活在安宁里的我们每个人的笑脸。对高原边防和海岛官兵的工作生

活,作者不是简单直陈。整部作品充满了诗的意象、诗的语言和诗的心灵表达,写得真实而有趣,构成一种动人心的力量。非虚构作品的真实性,源自作者深入基层一线的眼力、脑力、笔力,来自火热军营练兵备战现场。作者以在场的视角和心灵捕捉人物内心,走进他们的情感和精神世界。作者在与主人公们一起生活的观察和体悟里,理解边关、界碑在戍边军人心里的分量,感受他们内心深处高高举起的忠诚。值得一提的是,书中对“树”的意象反复描摹。这当然与作者书写群体坚守的山岳丛林有关,但或许这也是理解这部作品内涵的一把钥匙。在《云端之上》的那座雷达站,海岛是石头的天下,“树要把根扎进岩石,需要力气、智慧、时间”。那些被台风吹死的枯树,“光秃秃身子,倔强地挺立在绿色里,一副决不屈服的样子”。这不正是守岛官兵的写照吗?雷达站旁边那些看似瘦弱的黄杨木,经历狂风雷电,

作家与作品



人到了一定年龄,不管拥有怎样的经验,都可能在无意识中以自洽的方式,对自己进行回顾追问——我是谁,能干什么,如何走下去?这个过程持续漫长,且是追问回答,轮番发生。

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、诗人周涛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诗——《对衰老的回答》。那时他才35岁,诗名正盛。也许是长年面对冰山荒原,他比一般人要沧桑老成,才发出如此感慨。2026年3月,太白文艺出版社推出他的诗集《对衰老的回答》,此时他已离世两年多。他的好友朱又可可在诗集后记里说,这是2019年4月29日,周涛亲自选定交给他的一部电子书稿。

散文诗《对衰老的回答》在诗集中处于篇首,荡气回肠,也亮明心志:“假如有一天,我被后人挤出这人间世界,那么,高山是我的坟冢,河流是我的笑声。在人类高尚者的丰碑上,一定会找到我的姓名!”周涛在1981年11月写出此诗,精神高度与艺术表现结合神妙,获得好评如潮。

书里没有周涛写的序跋,看不到“眉目”,为何要自选这样一部诗集?我发现他编辑的目录体例很有意思,为诗人、牧人、军人三辑。他是要表达一种身份意识——我是谁。周涛写诗,游走在新疆广袤的牧场上,像一个在牧场上写诗的骑兵。

朱又可告诉我,诗集的名字是周涛亲自拟的,说是回答,其实也有追问,给自己出难题。诗集的分辑三位一体,实现了身份的协调统一:诗人要求自由、敏感、怀疑,军人要求刚毅、迅猛、有力,牧人要求孤独、顺应自然、与万物平等。我读下来发现,各辑的内容并不完全分开,相互穿插,聚光成像。

周涛常以军人的眼光打量新疆荒漠上的风物,如诗作《放鹰》中写道:“背负太空,浩渺的天宇没有止境……它愈是飞得接近太阳,就愈能给大地投下一幅巨大的鹰的剪影。”他在《牧人》生活里涵养军人气质:“牧人就守在这里的将军,他押送羊群的俘虏,驱使骆驼的仆役,至今他的帐篷,还如古代的军营。”看他的《雪和雪线》《荒野祭》《神山》《山岳山岳,丛林丛林》这些诗名,就会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地方行军和历练。

周涛在《边城》里说:“边城啊,你半是雄浑半是凄清。可怜的开拓者没有留下姓名,只留下一座天山,未刻碑文。”这是可贵的自察自知。然而,雄鹰面壁照

一个在牧场上写诗的骑兵

■邓跃东

影,能有多几时?

周涛曾经说过,他这辈子有“三个离不开”,即文学、新疆、部队。他曾自称是“西北胡儿周老涛”,在新疆这个地方放牧五千汉字,最后终老天山。这种清醒的身份意识,让他多了忧患和担当。读他的《致新疆》,就会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爱让他扎下根来。还有他在《我的位置在这个边远的角落里》表现出的信念:“鲜花照样在我身边开放,星光照样在我头顶闪烁,所以我坚信着,每个人脚下都可能是世界中心,因为——地球是圆的。”周涛是身体力行的,青年时在喀什边陲奔走8年,壮岁又前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阿克苏军分区任职。这使周涛的诗作个性毕显,他是机警的、浓烈的、雄辩的,狂放激昂。

一个小说家曾经感叹:周涛即使不写诗,他站在那里玉树临风的样子,也是一个诗人。身份意识进入骨子,行止都能反映出来,就如周涛在《生命里有一段当兵的岁月》里说:“即使脱了军衣,人们也能看出,那个人,有过一段当兵的岁月。”记起周涛跟我谈过:“军旅作家的说法,是不必挂在嘴上的。作家就是作家,只管生产作品。你是什么身份,你的文字气质会彰显无余。”

35岁以一首诗设定题目,73岁选编诗集再来回答——此身是诗人吗?不管别人怎么评说,周涛自有照影。



这也是战士的生活(版画 中国美术馆藏) 力群作

这幅版画创作于1937年。作者以粗犷朴实的刀法、黑白木刻语言,刻画了一名战士在战斗间隙全神贯注读书的场景。作品的动人之处在于视角独特。作者没有着墨于战场,而是将刻刀伸向战士的精神世界,定格了烽火岁月中一个珍贵的宁静瞬间。版画启示读者,对于战士而言,读书同样是一种战斗,是精神上的武装。

(晓芳)



长征

第6689期